

流芳集



民國四年五月五號初版



著者

雲間姚鵷雛

發行者

小說叢報社

印刷者

上海四馬路東首廿一號
中國圖書公司_{和記}印刷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大新街
小說叢報社
口第四百四十三號

燕蹴竿絃錄

定價大洋五角

序一

某山居讀詩。嘗歎詩序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之說。之善也。雖然。禮義者情之防。情不踰防。爲聖人錄詩之所難。故朱子釋之曰。此亦言其大槩。有如此者。其不止乎禮義者。固已多矣。夫情也者。一往無際者也。旣已發矣。何能止之。且人之才者。其情恒倍於衆。人積之以學。則其才倍焉。其才倍。則其情亦倍焉。學所以養才。而才所以益情。故天下有學之人。未必遂無踰防之事。此無可諱者也。蓋因其有餘於才。而乃溢乎情之分際耳。世傳朱竹垞氏風懷一詩。實爲其小姨而作。考竹垞娶於馮。其妻名福貞。字海媛。妻之妹名壽常。字靜志。詩中所云巧笑元名壽。妍娥合喚娉者。分藏其名。最爲明顯。其餘事迹。雖略約可得。但詩語迷茫。尙無正解。余每用爲恨。友人姚子鵷。雖志趣歷落。跌宕於文章詩酒間。近復從事科宦家言。輒取竹垞此事。箸爲一書。名曰燕蹴箏絃錄。書中專寫其兵戈轉徙。極離合悲歡之致。而始終不及於亂。爲一書之大旨。誠有合於詩人發情止義之言矣。夫竹垞氏號博極羣書。而韵史流傳千秋。不泯其風懷。一什集中。旣存而不刪種種。因緣不復自隱情之眞者。不當如是乎。吾聞太倉楊雲璈叔溫。箸有水

仙緣小說。敘述此事甚詳。其稿今藏其邑人陸君彤士處。惜刊布無人。未之獲見。今姚子此記。不知果與叔溫氏所箸有同焉者否。又不知果與詩中風流溫膩之事實一。一。悉合否。要之姚子之用意甚厚。其立言之體尤可以之風世而無疑者也。余故樂而爲之序。民國四年一月吹萬居士

序二

金風亭長風懷二百韵。瑤情瓊思。海想霞愁。玉臺香奩。殆無其匹。惜影事微茫。連狝難讀。將毋遺山所云。詩家總愛西崑好。獨恨無人作鄭箋者耶。雲間姚子鵷雛。獨能以意逆志。衍爲稗官。都七萬餘言。自謂言情而不流於褻。庶幾近之。昔微之會真一記。得王實甫輩爲之點綴。遂令名士美人。千載下猶奕奕紙上。今姚子是書。託體雖殊。用意則一。以視俗傳。唐子畏輩故事。刻劃唐突。不亦遠勝萬倍邪。抑余聞竹垞晚歲。手訂全集。弗肯刪除此作。謂甯不食兩廡特豚。而同時王西樵自叙其詩。亦曰。情至之語。風雅掃地。然不過使我宣尼廡下俎豆無分耳。前輩風流。概可想見。近世齷齪。小儒熱中干祿。迺至藉衛道之名。以尼山爲終南。古今人賢。不肖相去。何如哉。然則姚子之爲是書也。其亦復乎遠矣。四年正月松陵亞子叙。

題詞

老去填詞。劇苦辛。燕釵蟬鬢已成塵。尋思下九初三日。其奈輕衾小簾。身似有微詞。楊妹子。只難再得李夫人。怪他一事輸元九。翻遣旁人補會真。

燕蹴箏絃錄 序二



序三

龜蒙有託。侍兒錄名。宋玉無聊。高唐作賦。雖藻思綺合。語盡珠璣。然娥女宓妃。事多虛誕。婁東名士。姚子鸛雛。廣竹垞風懷之詩。仿微之會真之記。探源秘笈。揮翰成篇。悽若繁絃。炳若緡繡。奪蘭成之麗藻。寫屈子之愁懷。夔乎尙已。嚮使多情。歐九喜賡新婚之章。慧眼劉公。遂娶九姨之願。亦或登車。崔妹能代女兄來嬪娥。英同居貳室。又何必作閒情之賦。續斷腸之詞也哉。嗟嗟崔浩求妻莫逢少女。季妃有志竟遇庸人。同夢難期。挽歌先唱。君刊鐘石。碧血常留。我類江州青衫。盡濕已。

民國四年五月上浣古邗鐵冷撰

自序

情有所獨至者。天必靳之。其靳之也。迺所以福之也。如水然。洪流瀚漫。一瀉千里。至於決隄敗築。不可捍禦。則往往爲患矣。天下至情之人。每於繾綣纏綿。不可卒解之際。乃爲禮防所迫。終自束約。當是之時。未嘗不憾天之靳我區區。而不余畀。至於斯極。然而終以自好。兩不致敗名墮行。而情之一字。亦彌永。至於無旣。蓋情者。形上之物。固不以濁世區區之遂否而爲消長。吾人解此意。以言情。卽亦自趨於純粹潔白之境。此書所言。卽爲實徵。書中事迹。大類勝朝之初。秀水某鉅公早年影事。要之寓言十九。無足深考。惟在著者之意。固不欲矯前人細行。指陳其事。以爲後生口實。實則今日言情之書夥矣。旖旎風光。固已爲載筆諸君發洩。以盡成此書後。亦欲使讀者發情止義。知名輩風流。固自有別。則區區之意也。甲寅之歲。長至前五日。鷓鴣叙於茸城之紅豆書屋。

小哀情
說

燕蹴箏絃錄全目

序

第一章

歡情翻震盪

密坐益徬徨

第二章

琴能師賀客

字解辨凡將

第三章

弱絮吟偏敏

蠻箋擘最強

第四章

蘿薦情方狎

萑苻勢忽昌

第五章

連江馳羽檄

盡室隱村舫

第六章

探丸搜保社

結侶竄茅房

第七章

孟里經三徙

樊樓又一廂

第八章

廡改梁鴻賃

機仍織女襄

第九章

末緣通叩叩

祇自覺倭倭

第十章

有時還邂逅

何苦太周防

第十一章

朝霞凝遠岫

春渚得歸艎

第十二章 冰下人能語 雲中雀待翔

第十三章 計程衝瘴癘 回首夢高唐

第十四章 客來挑葉渡 人在木蘭觥

第十五章 唐突邀行酒 勾留信裏糧

第十六章 畫舫連晨夕 歌臺雜雨暘

第十七章 寄恨遺卷髮 題緘囑小臧

第十八章 百憂成結轆 一病在膏肓

第十九章 樗先爲檀斫 李果代桃僵

第二十章 記曲由來擅 催歸且未遑

第二十一章 杜宇催歸數 芻尼送喜忙

第二十二章 夙擬韓童配 新成卓女嬌

第二十三章 者回成偈側 此別太悽惶

第二十四章 入洛多華譽 攜辭喜拜颺

第二十五章

小星初耿耀

文苑足徜徉

第二十六章

霜後紅蘭萎

燈前緣綺長

第二十七章

峽裏瑤姬遠

風前少女殃

第二十八章

豈無同宿雁

終類失羣鸞

第二十九章

剪紙招南國

輸錢葬北芒

第三十章

崔徽風貌在

蘇小墓門荒

跋

哀情
小說 燕蹴箏絃錄

雲間姚鵠雛著

第一章

歡情翻震盪
密坐益徬徨

寂寞復寂寞。四壁歸來竟何託。男兒不肯學干時。終當餓死填溝壑。布衣甘蹈湖海濱。饑來乞食行負薪。不然射獵南山下。猶勝長安作貴人。

側身天地。俯仰興懷。志士胸襟。自有千古。試讀此詩。激昂慷慨。幾欲擊碎唾壺。問其事距今二百數十年矣。吳江縣之南四十餘里。有湖曰鶯脰。湖波水蕩漾。風物清佳。湖之形絕似鶯脰。故錫以此名。去湖里許。則一村落。白扉臨水。黃稻如雲。鷄犬桑麻。別成世界。村中居戶。強半業漁。居則竹籬茅舍。出則雨笠烟簑。村中之人。鮮有翻半葉麻沙目識一丁字者。其間有一舊家焉。不與村人同其儻野。屋固不廣。形式古朴。院落井井。可稱幽人之居。門臨小溪。一彎碧水。抱屋而流。枕流一小室。綠蔭當窗。楊花入硯。幽居之況。居然隔絕塵寰。中有一巾服之少年。年約二十許。據案獨坐。正襟而歌。琅然之聲。如金石。締聽之所歌。卽此詩也。視室中陳設。亦殊草草。壁間列以書架。萬軸縹緗。堆積

幾滿臨窗一案。置有磁瓶。插以秋海棠數枝。花已萎色亦蔫然。知室中人初非注意此花也。案頭丹鉛並列。退筆盈把。凝塵滿几。不之拂拭。少年時而伏案讀時。而翹首歌。歌闋。撫膺四顧。對景歎。其服御樸而不華。丰儀俊雅。霞舉軒軒。貌固清癯。然瘦有精神。非羸尪者比。放歌既竟。臨窗默坐。頗涉遐思。俄而意倦。伏案稍憩。未移時。已栩栩入夢矣。夢見飛燕二鳥。領紅襟。穿簾而入。翩翩下上。飛傍案頭。恍惚間。有一銀箏。玉柱朱絃。陳之案側。雙燕斜掠而過。足蹴箏絃。錚然作響。少年遽然醒。回眸審視。則一雛鬟立案側。手取案上銅鎖紙叩之作聲。少年兩眼惺忪。詰之曰。垂絲爾何事。立此詎老。夫人午睡起。有事來喚我耶。雛鬟卻立。以其帕掩口而笑曰。日影已下牆矣。夫人起已久。正料理晚餐。我家門者老王。忽遽報有客至。謂夫人之內姪行至矣。果有二女郎。入今在客室。夫人方與之寒暄。道家常。命婢子覓爺。爺謂當相見也。婢子微睨二位。皆天人。少者猶豔麗。婢子從未見有是者也。爺見之不知……語至此。憂然而止。目澄澄凝視少年而笑。少年欠伸起。叱雛鬟曰。癡婢子。客至則客至耳。瑣瑣語不休。奚爲者。幾見十三四婢子。猶愁態。乃爾語次。離其坐。略整衣襟曰。垂絲汝先行。夫人問我。我隨後來矣。雛鬟趨

而出。少年緩緩行。心自默語。我之表妹來乎。我舅氏早歿。膝下止遺二女。我至舅家時。嘗見之大妹。乳名霓裳。次妹年尙稚。其名我已忘之。別來今已六七年矣。舅家距此頗遠。往返殊艱。我又游學於外。擔簦負笈。不寧厥居。遂至不相聞問。今兩表妹不知奚似也。且行且思。喃喃不已。不意間足跡及客室之門。忽自笑曰。我其癡乎。伊人不遠相見。卽在目前。已往之事。我猶回繞於中。而不去。此何爲者也。凡人於情之所鍾。或者素願莫償。所思不見。當其初則沈鬱彌襟。歷時既久。或亦淡然忘之。無端邂逅。所思者忽至乎。其前中懷感觸。平時積愆。不覺往復回環。此心遂如轆轤。然轉展不能自主。頃者少年之情懷。想亦如是耳。

少年諸其姓。衍其名。鴛機。其字世居鶯脰湖之濱。先世業農。至其祖某公。始以儒學起其家。位至中大夫。時當明季。政敵法軌。於是乎退而躬耕。實生鴛機之父。鴛機父食先人之舊服。先疇之畎畝。半耕半讀。家緒克傳。遵其父遺訓。無心仕宦。以一衿終其身。鴛機母于氏。固城中世家門戶。已中落矣。歸鴛機父。期年而生鴛機。鴛機生七歲而父歿。母子煢煢相依爲命。至是已十餘年矣。母賢而知書。躬教之讀。茹荼在心。折鬱勵志。方

之古賢母之熊丸佐讀畫荻作書不是過也。鴛機性絕慧一日能十行下。又復劬業讀未三載已畢諸經年十一試冠童子軍聲譽鵲起里閭間爭以神童目之已而奉母氏命游學名區與一時賢士大夫游而所學益日進年未弱冠而樸學之譽已騰播於吳下矣。當是時世道日非學術漸趨汗下上焉者高談心性競以禪家之冥晤謬託良知下焉者以一卷醜敝作三冬課程雞毛三寸兔園一冊蓋有黃花誤讀孤竹不知者矣。獨有一二名流若古凝神王退中之倫傷大雅之不出其樸實淵茂之學以之振起薄俗矜式羣倫一時承學之士漸趨於古鴛機生其後聞前輩之風流而向慕之儲精垂思欲與古人相頡頏由是聲譽日隆羣許爲終軍賈長沙一流人物蓋不獨鶯脰湖濱之藉藉已也。鴛機名旣藉甚度更安閒雖周身布帛樸而不華而衛玠神清璧人爭譽安仁所至擲果滿車翩翩風致見之者靡不心爲之醉也。

鴛機旣入客室見夫人中坐二女左右母性本和藹今更喜氣盎然與二女縱譚家事時時凝睇之而笑蓋骨肉久睽一朝會合愉快之情自有不可以言喻者。鴛機見狀知母之心愛二女也因轉其眸微睨二女母見而謂之曰鴛兒吾久不見若影竟日在書

室中足不他出。大類女郎。若久不見兩妹。今日來不早出迎。何遲遲至此也。復顧二女曰。婦姑壽姑。此若表兄。可前相見。至戚可勿拘也。駕機聞夫人言。頓覺深情無限。向者心口相商之語。又復往來於胸中。二女亦已起身離坐。低著雲鬟。歛其翠袖。盈盈然與駕機爲禮矣。

彼美人兮。雙雙佇立。昨視之疑是明珠兩顆。璀璨生光。又灼灼焉。若並蒂之芙渠出水。而朝霞煊采。彼婦姑者。豆蔻稍頭。年華稍長。觀其態度。渾如芍藥春酣。臨風破蕊。駕機睇視。已非曩年小鳥依人之態。雙蛾畫出。月樣初三。眇視嫵光。神傳秋水。意者其在嬌嗔時。神情當動人。雖兩頰微豐。然靚裝炫服。祇見其富麗而實不損其嬌。至壽姑之風致。更自不同。駕機至舅家時。壽姑才十歲耳。茲雖較長。仍復垂髻纖腰。一稔弱不禁風。微步時。正如凌波仙子。羅襪無塵。其全身之媚。乃在雙眸。曼睇生光。斜睨似醉。有令人見之而魂銷者。駕機生而端謹。非等狂且。然見此名姝。有不禁神傾意奪者矣。

三人相見。以次就坐。駕機斯時情思迷離。兒時舊事。旋繞胸中。無暇作寒暄語。婦姑顏色甚莊。自思我年已及笄矣。宜以禮自持。不當如兒童時之兩小無猜。然欲搜索閒語。

與鴛機相問訊。竟百思而不可得。因略顧其首。面向夫人含笑而不作一詞。壽姑年稚。與鴛機相見時。紅潮上頰。坐定脈脈。無言俯首。拈其衣帶而已。然芳心一寸。暗自思量。猶憶阿母言。我家鴛甥。亭亭物表。瀟灑出塵。望之如雲中白鶴。天半朱霞。今日見之。始信鴛機之丰裁。固是不凡也。又聞我中表兄。以才名譟於時。胸有智珠。虹電耀采。手持斑筦。風雨蜚聲。虎脊龍文。小儒咋舌。今觀其態度。爾雅溫文。而知藉藉者之初。非譚語第我之來。乃奉阿母命。存問我姑。母中表兄之才。否干我何事。而爲之低回不去也。思至此。不勝羞怯。桃花之色。渾如風信。頻催紅暈。滿頰。

幾回欲語。還停意。盡在初逢一味。羞夫人觀其態。而知其心事。乃作笑。鑿向三人曰。我幾忘卻兩姪女。初至不治杯酌。以洗塵。在此瑣瑣語不休。真老悖。吾兒又類新婦。對人訥訥。不能作一語。汝且休爲我喚。垂絲來飭廚人治具。我家鄉居地僻。終歲不覩親串之臨。今日兩姪女來。如在空谷中。蹙然聞足音矣。語竟。鴛機遂鞠躬而出。有頃。簫簌雜陳。履舄促坐。夫人顧視歡然。引觴勸酬。娣姑壽姑稍稍釋其羞赧。顧猶拘謹。自持引杯就朱脣微飲。卽止。鴛機無語。連舉數巨觥。蓋其中懷愉快。有難自喻者矣。